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亭



狄更斯传

雾都明灯

下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世界十大文学家
主编 曾繁亨



雾都明灯

狄更斯传

牟雷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071〕 第三章 光耀欧美

〔113〕 六 梦醒时分

〔120〕 第四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120〕 一 “最宠爱的孩子”

〔134〕 二 《荒凉山庄》

〔145〕 三 时世艰难

〔152〕 四 旧梦难堪

〔160〕 五 “世界是座监狱”

〔171〕 第五章 壮心不已

〔171〕 一 劳燕分飞



- [182] 二 《双城记》
- [190] 三 “我恨透了穷！”
- [202] 四 黄昏恋情
- [210] 五 朗诵大师
- [216] 六 最后的日子

§ [231] 主要参考书目





六 梦醒时分

狄更斯一家提前返回伦敦，他们在德文郡的房子仍被人租用着，于是全家住进了摄政公园的切斯特广场1号。大儿子的病不久痊愈了。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狄更斯忙于写作未完成的《董贝父子》和来年的圣诞作品，其间他经历了失去姐姐的痛苦。他的夫人在这一年的4月生下了她们的第五个儿子，小儿子排行第七。虽然狄更斯曾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降生时表示过“我的夫人绝不能再生”的愿望，但这个孩子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其实狄更斯酷爱演出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他酷爱演出，但这个理由不能成为他组织业余演出的借口。他一回到伦敦便怀念起前几次舞台演出的风光。他找到的第一个借口是资助李·亨特。但他们的意图刚刚宣布，政府就给了李·亨特一笔退休金。

这种一改拖泥带水，雷厉风行的办公效率让狄更斯目瞪口呆，懊恼得无以言表。于是他和凯瑟琳来到布罗德斯特尔斯，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狄更斯一边写作，一边进行体育锻炼，他锻炼的强度很大，每次不汗流浹背，精疲力竭不停下来。大部分人觉得他的这个嗜好无异于苦役，然而每次锻炼后狄更斯就会很快地沉浸到《董贝父子》的故事中去。

董贝先生失去了公司继承人，情绪极度沮丧，在朋友白士度少校的陪同下，他外出旅游排遣愁闷。他们在利明顿遇到了白士度少校的老相识、贵族夫人斯邱顿和她的女儿伊迪丝。外表雍容华贵的斯邱顿夫人实际上已经囊中羞涩，靠几位贵族亲戚接济度日。

伊迪丝是一位绝色才女，母亲一直把她当成摇钱树来培养，她的姿色、绘画和音乐才能都被母亲当成找个阔女婿的资本。在此之前，伊迪丝曾被母亲“出卖”给一位陆军上校，可惜财产尚未到手，上校就去世了，伊迪丝成了陆军上校的未亡人。

遇上董贝先生这样的大富翁，斯邱顿夫人当然不会轻易错过良机，她精心安排董贝和他的助手卡克尔、白度士少校游览古堡。途中，伊迪丝向董贝先生展示





了她画写生的本领,当晚,她还给伊迪丝安排了弹奏竖琴、钢琴和唱歌的机会。伊迪丝不仅聪颖美丽,而且自尊心很强,虽然在母亲的授意下她展示了自己的美貌和才华,但觉得十分屈辱和痛心,她觉得这比在市场上出售黑奴或牲口更加赤裸裸,更加直截了当。这桩婚姻买卖最终成交了。董贝得到了青春貌美并可为他生儿育子的填房,斯邱顿夫人攀上了阔女婿,晚年可以安享奢华的贵族生活,只有伊迪丝在花园独自垂泪。

按照狄更斯的道德逻辑,以金钱为目的缔结的婚姻,双方当事人必定亲食其恶果。伊迪丝来到董贝家中,竟十分喜爱前房的女儿弗洛伦斯,两人感情和洽。董贝不能容忍这种局面,他认为伊迪丝的感情只能归他一人占有,于是他逼迫女儿弗洛伦斯离家出走,并让助手卡克尔向伊迪丝发出警告。高傲的伊迪丝不甘忍受丈夫的骄横专制,为了施行报复,她与卡克尔一同携款私奔。董贝从一个过去被卡克尔诱骗并遭遗弃的流浪女子处得知他们逃到了法国,便跟踪而来,但并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

伊迪丝一到法国立即把欺主背义的卡克尔从身边赶走,报复了他助纣为虐的行为。卡克尔离开伊迪丝后企图回国隐居乡下,不料中途与董贝邂逅,慌乱中掉到火车下命归西天。伊迪丝不惜以身败名裂换取对丈夫的报复,确实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丑闻迅即传遍伦敦,公司的形象和信誉大损,再加上卡克尔挪用公司资金从事投机活动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董贝先生的这家营业网遍及全球的公司终于破产了。

弗洛伦斯离家之后,寄居在所罗门的航海用品商店里,父女情和恋情仍是她生活的信念。虽然传说她的情人瓦鲁特在去西印度群岛途中遇难已不在人世,但弗洛伦斯依然忠贞不贰。弗洛伦斯在父亲人财两失的极度痛苦中来到他身边,想用女儿的爱温暖那颗深感遭受了奇耻大辱的心。不料董贝恼羞成怒,他想到女儿和继母感情极深,一定是串通一气与他做对,于是他重重打了女儿一记耳光。弗洛伦斯又一次含泪离去。

后来瓦鲁特脱险归来,与弗洛伦斯结为夫妇,两人同到中国谋生。数年后,他们返回英国,找到了早已破产,精神颓废,正准备开枪自杀了却残生的父亲。他们把父亲接到家中奉养,用女儿真诚的爱温暖了董贝先生那颗冰冷的心。董贝先生





倾家荡产之后才睁开被金钱蒙住的眼睛,看到纯洁、美好的父女之情。

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贯注的激情和想象使整部作品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而他矢志不移地诅咒金钱文明的弊端,细节描写的精准,结构安排的合理足以表明他正在攀登现实主义的高峰,并在以后的创作中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宗旨和追求。这时的英国文坛已经涌现出一批与狄更斯有着共同艺术追求的作家,他在英国也不是一枝独秀。勃朗特三姐妹分别出版了各自的代表作《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斯·格雷》,萨克雷因为发表了《名利场》,一时间也成为与狄更斯比肩而立的作家。

《董贝父子》一直连载到1848年3月,销量达到3.5万册之多。狄更斯对自己的这部小说充满自信,他认为这是一部将会被世代传诵的作品。人们在这部作品里不断发现狄更斯卓犖超群的才气。有人看完斯邱顿太太之死一节后说狄更斯是位心理描写大师。

斯邱顿夫人病危,家里给她请来医生时,她已口不能言,但还用笔写下命令,让仆人把帷幔都换成玫瑰红色,因为她久病之后脸色蜡黄,她怕这样见人有可能危及她的一世英名,而玫瑰红色帷幔映照她的脸会显得红润些。没落贵族的心态,真叫狄更斯揣摩到家了。小说发表百年之后,医学家拉塞尔·布雷恩还在《伦敦医院杂志》上撰文,饶有兴趣地探讨斯邱顿太太的病例:她患的是脑动脉硬化症。

“狄更斯对她病症的描写十分精确,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技艺高超地描写了病症不可逆转的变化,包括她不知不觉地发病和灾难性的恶化”,在说明了狄更斯如何准确无误地描写老年痴呆、轻度躁狂、失写症、失语症、偏执狂、嗜眠症和脊髓痨之后,布雷恩断言:“狄更斯既是一个优秀的精神病医生,又是一个优秀的神经病学家。”

其实,医生和作家都需要敏锐的观察力。狄更斯除了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坐立不定的性格外,他的观察力也是精细入微。有的人具有一种照相机似的奇异的读书技能:当他们把书一页页翻过时,书上的内容会立即印入他们的脑子,而且读过很久,还能逐字逐句背诵整段的章节。狄更斯也具备这种能力,但是他没有把它仅仅用到读书上,在观察和了解人物、景物和事件上,他同样像照相机似的把每一个细节都印在脑子里,这样,他就能随意地回忆起一张脸上最细微的表情,一种噪





音中最轻微的变调，一间房屋里最不起眼的细节和一个场合或一番谈话中几乎无法察觉的气氛变化。这些“照片”被写成小说，因而他作品中所描写的场面就比以前任何文学作品都更生气勃勃和变幻莫测。他塑造的人物就像戏剧中的人物一样生动鲜明、妙趣横生。以至今天，任何一个比较古怪，比较出格的人物都会立即被称为“狄更斯式的人物”。

在写作《董贝父子》期间，狄更斯仍不能忘怀玩票。当他听说李·亨特又一次债台高筑，另一位20年前蜚声剧坛的作家约翰·普尔陷入经济困境时，他兴冲冲地从布罗德斯太尔斯跑回伦敦，组织他的业余剧团于7月份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重演了本·琼生的剧本。狄更斯在业余玩票活动中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说：“我常想，我当演员一定会像当作家一样成功。”在实际过程中，他不只是业余演员，他的热情简直使他承办了所有演职员的工作。有的演员朗诵不符合要求，他就指导他如何发音；看到有的演员动作别扭，他不惜花上个把钟头教他如何在舞台上举手投足；有的演员记不住台词，他就教他们记台词的窍门；对怯场的演员，他给他们打气树立信心；如果演员过于自信，他要求他们在彩排时就应做到完美无缺。他要求整个排练要达到没有一个别扭动作，没有一个错误发音。他一连几小时训练他的剧团，弄得人人精疲力竭，可他自己依然精神盎然。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他又像一只云雀那样精神抖擞，准备再来一番测验毅力、磨炼耐心和刺激神经的训练。

1848年，狄更斯听说剧作家谢立丹·诺里斯经济上十分潦倒，又听到传言说有人四处活动要买下艾汶河畔斯特拉福德的莎士比亚故居。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利用这个机会，上演一出戏，筹集一笔款子，设立一个莎士比亚故居管理人的职位，由诺里斯担任。但斯特拉福德市政当局很快接管了莎士比亚故居，狄更斯把两桩义举合二为一的目标失去了一半，即便这样他仍然带领他的剧团在伦敦、伯明翰、爱丁堡、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巡回义演，所得的款项大部分捐给了谢立丹·诺里斯。这次演出中他们把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们》搬上了舞台，狄更斯扮演夏禄。在伦敦干草市剧院上演时，女王和艾伯特亲王也曾亲临观看。虽然狄更斯在剧团中集演员、导演和舞台监督三职于一身，忙碌不停，但在每次演出完吃夜宵时仍然精神饱满，他讲的演出中的花絮经常逗得每个





人乐得前俯后仰。他讨厌单调无聊的生活,他渴望周游全国,渴望巡回演出,因为他时时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见到全场向你起立,面对一张张笑脸,一阵阵的欢呼相媲美!”只要能让他演出,在全国各地走走,他就觉得是一桩美事。

库茨小姐筹办的“妇女之家——乌拉尼亚村”在1847年底正式开村,当时狄更斯正忙于巡回演出,没有时间去参加典礼,于是他给她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千万不要这样想: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我自以为比你们高明,是想提醒你们的处境,从而伤害你们的感情。上帝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有善意,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我把你们当作我的亲姐妹。”他还勉励她们说:“人生决不是一场梦,人生是真实的,我们在里面要扮演主要的角色。”他要求她们“自尊、自爱、自强”,并且强调“每一个人最后能否走向新生,一切都要靠她们自己。”

狄更斯在巡回演出时还经常发表演说。这一年他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有一次他在曼彻斯特演出时,“观众在包厢里笑得直打滚,像是满地撒下的水果”。他在里兹机械学会演讲时,与他同席的还有以发明蒸汽火车而彪炳史册的乔治·史蒂文生。

1848年是欧洲各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法国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利浦,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意大利人民举行了反对奥地利占领军的起义。匈牙利人民英勇地发动武装起义,抗击俄国的侵略。狄更斯在欧洲大陆旅游期间就对各国的革命者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他模仿法国革命者的习惯,自称“公民查尔斯·狄更斯”。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宪章派也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争取普选权的政治要求。后来,宪章运动的领导分成“道义派”和“暴力派”两个派别。狄更斯的政治观点接近前者,他说人们应该作为良好的公民而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他不赞成用暴力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主张,他认为享有议会民主的英国与处于专制王权或外国侵略军铁蹄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工人阶级完全有条件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无需采用流血手段。他说:“如果盘踞在每个人心中的愚昧能够撤退,自我尊重和希望就会占据每个人的心灵。”这一时期狄更斯在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面很广,工人贫困化、犯罪、





城市卫生和死刑等社会焦点都成为他谈论的话题。狄更斯并不主张废除死刑，但他强烈反对当众行刑的做法。他的朋友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则主张根本废除死刑。两人除了在报纸上激烈辩论，私下里也争得面红耳赤，几乎到了反目的程度。

9月2日，家庭的噩耗使狄更斯黯然神伤。年仅38岁的姐姐范妮·狄更斯被肺结核夺走了生命。范妮和狄更斯年龄仅差两岁，是众多兄妹中在智力、性格和爱好上唯一与他最接近的亲人。幼年时，姐弟俩一起嬉戏，表演歌舞。青春岁月中，姐弟俩在精神和情感方面交流弥多。姐姐在家境维艰的环境中，筚路蓝缕，完成了艺术学院的学业；青年时期的狄更斯正是以姐姐为榜样在自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而一举成名。范妮的去世唤起了狄更斯对往事的缅怀，心里的话不知对谁倾诉，于是他拿起笔写了一篇约7000字的回忆录。凯瑟琳看后觉得其中有些地方涉及对父母的批评，劝他不要发表。狄更斯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将这份自传性的回忆录秘不示人。

圣诞节又要到了，狄更斯抑制住自己波澜起伏的心涛，开始写作他的圣诞故事。节前他向读者奉献出《着魔的人》。故事的主人公雷德劳是一位著名的化学教授，他出身贫寒，在完全可以使一般人灰心丧气的艰苦环境中奋斗成才。但事业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相反倒是往日的贫穷、失恋、冤屈和痛苦时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他终日惶惶，不能自安。

这时邪恶的幽灵出来诱骗他，幽灵让他相信他脑子里所记的东西正是他的祸根。恶神表示可以帮他忘记一切，但他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即把遗忘的能力传给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他与恶神订立了契约，果真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但契约生效后，他发现自己不仅失去了痛苦的回忆，也失去了对别人的同情心，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失去了人的美好天性，变得十分冷酷，关心、怜悯和同情这些美德不翼而飞。只有女仆人米丽例外，她充满了基督教的博爱和宽恕，始终如一地帮助周围的人，即使别人对她承恩不惠，她也决不以怨报怨。在米丽精神的感召下，雷德劳要求恶神取消了契约，他恢复了痛苦的回忆，同时在心头又重新充满纯洁的爱。

狄更斯的这篇仙传寓言是他失去姐姐后，回忆往事，痛定思痛的精神升华，它





的结晶就是召唤善良和宽恕的精神。尽管作者把自己经过了巧妙的伪装,用仙传寓言的形式演义出来,但从雷德劳的痛苦回忆中,分明可以听到狄更斯自己心潮澎湃的声音。《着魔的人》显示出狄更斯对待往事的基本态度和情感,它们是真实、诚挚和成熟的;同时它也预示着一部恢宏的巨著就要诞生了。



第 4 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 “最宠爱的孩子”

狄更斯和福斯特在 1849 年年初的一次谈话促使狄更斯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福斯特：“亲爱的狄更斯，你是否认识一个名叫狄鲁克的人？”

狄更斯：“狄鲁克？福斯特，在我的眼睛和脑子里经常生活着真实的和想象的成百上千的人，嗯——，如果找一个名叫狄鲁克的人，真有点大海里捞针。”

福斯特：“我碰到过一个叫狄鲁克的人，他说他认识大名鼎鼎的狄更斯先生。”

狄更斯：“这并不奇怪，可认识不一定是相互的。”

福斯特：“当然不奇怪。可是他说他还曾给你半个克朗，是在斯特兰德附近的一家货栈里，当时你还是个孩子，并且彬彬有礼地向他鞠躬致谢。”

狄更斯：“噢，这得好好地想想。你说的这个狄鲁克也经常写点小说什么的吗？”

福斯特：“不清楚。难道他也在虚构故事吗？”

在开明的社会里，人们对白手起家、苦斗成名的作家或许倍加尊敬；但在维多



利亚王朝时代,重视等级、讲究门第、崇尚浮华仍然是价值选择的重要砝码。狄更斯显赫的成就与他低微的出身在一般世俗标准面前会显得极不相称。狄更斯虽是个天才作家,却没有超凡脱俗。成名后的小说家不愿向人道及他早年的经历,但在他的内心中,正像《着魔的人》中的雷德劳,往日的忧患与委屈常像鬼魂一样出没。范妮的去世,勾起他对往事的无限怀念和眷恋。对于狄更斯来说,宣泄自己感情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写作求得精神上的升华,他写回忆录,又乔装改扮出现在《着魔的人》中,但这些仍不能使他从回首过去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福斯特的询问恰恰又触痛了他心中的伤痕。经过几周的思考之后,狄更斯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和写作,而不管别人如何看待。

“福斯特,你上次说到的狄鲁克的事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情节,并非向壁虚构,”狄更斯看了看福斯特脸上惊讶的表情继续说,“这不奇怪。这是范妮去世后我写的一部分自传,把它送给你,如果以后你给我写本传记什么的,最好让人们了解一个完整、真实的博兹。不过,我确实思念那段生活,我想我必须写本书,否则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主人公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大卫·科波菲尔。”福斯特觉得大卫·科波菲尔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说:“狄更斯,这个名字太好了。他的缩写D.C.,颠倒过来正是你那鼎鼎大名的缩写。”“这倒是巧合。”狄更斯说着会心地一笑。

1849年2月,狄更斯的第八个孩子诞生了,婴儿在男孩中排行第六。狄更斯带着凯瑟琳到布莱顿的国王大街租了一套公寓,妻子在那里休养,狄更斯则埋头写作自己的新小说。可是没几天,房东突然发了疯,接着她的女儿也步母后尘,房客们乱作一团。于是他们移居到贝德福特旅馆,在那里狄更斯又全力以赴地赶写新作。为了选个合适的书名,狄更斯花了不少时间,他先后认真考虑过《科波菲尔秘事》、《科波菲尔史录》、《科波菲尔周游大千世界》、《大卫·科波菲尔的临终赠言与自白》等书名,最后确定为《大卫·科波菲尔的亲身经历》。^①

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质的,但狄更斯仍然不希望别人看出这一点,他变换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地点,另外许多环境也都被乔装改换,并竭力将取

^①中译本简译为《大卫·科波菲尔》。



自真实生活的人物戏剧化,他希望这些人做梦也不会认出自己来。他把大卫·科波菲尔的出生地选择在亚茅斯区的布兰德斯通,这个村庄名是狄更斯1月初才刚刚知道的。当时他和莱蒙、利奇等几个朋友外出去诺威奇附近看一个谋杀现场,行程中狄更斯在一块路牌上看到这个村庄名,他很喜欢这个庄名的读音,于是他便开始描写这个村庄。由于他们并没有进入这个村庄,所以他笔下的这个村庄与真实的地方毫无相似之处,就像在作品中的亚茅斯根本不像查塔姆一样。

狄更斯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一天,他的大女儿玛米走进父亲的书房,看到父亲写着写着忽然站起身来,走到镜子前做出各种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然后又回到书桌前奋笔疾书。玛米禁不住担心她父亲能来参加即将来到的她的生日宴会。晚餐时女儿向父亲道出了自己的担心,狄更斯安慰女儿说:“即使我有一个最最特殊的约会,我也要设法推托掉,以便在家里和你们在一起,快乐地庆祝这个给我带来一个像你这样的好女儿的日子。”整个春天狄更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这是一个忙碌的春天。他在家一边宴请一批又一批的客人,一边又要在外面出席一个又一个宴会,同时还要争分夺秒地写作《大卫·科波菲尔》。

《大卫·科波菲尔》分期连载的第一期于1849年5月问世,最后一期截至1850年11月。由于《董贝父子》的成功,狄更斯手头大为宽裕,不再为钱过分担心了。可是《大卫·科波菲尔》的最初几期还不如以前的小说畅销,狄更斯一时感到沮丧,同时他还发现这部小说比原先预料的要难写,“我的《科波菲尔》写得我才穷技罄,昨天和今天我一事无成,我明明知道我想做什么,却只能像一辆公共马车一样缓缓爬行。”7月份里,狄更斯不幸摔了一跤,摔得很厉害,写作速度更受影响。他用拔火罐的方法尝试治疗摔伤,结果身上烫起了泡,于是他又去了布罗德斯特尔斯的阿尔比恩试试海风的疗效。海风的疗效十分不错,但是有一个小插曲搅得他心烦意乱。他去一家商店买纸,听到一个女人要买最新一期的《大卫·科波菲尔》。店员把书递给她。“啊,这一期我已经读过了,我要下一期的,”她说。店员告诉她下一期要到月底才出版。月底出版?其实她所要的那一期还只字未写呢!狄更斯心头一惊,面对这一情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了。

狄更斯觉得应该找一个比布罗德斯特尔斯更安静的地方。在写完那个店中妇女迫不及待地等着看的那一期之后,他在怀特岛作了一次匆忙的旅行,很快在





邦丘奇发现了“有生以来在国内外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它名叫“温特伯恩”，是他的一个朋友詹姆斯·怀特牧师的产业，这位朋友就住在附近。狄更斯当即决定把它租下。他请一位木匠将庭院里的小瀑布改成一座没有流水声的水池，然后奔回家去接家眷。萨克雷在码头上遇见了正要去温特伯恩的狄更斯一家，回到编辑部他向朋友描述说：“我在码头上拼命奔跑，突然遇到了伟大的狄更斯，他带着他的夫人，他的孩子，他的霍格斯小姐，一行人看上去都俗不可耐，但挺自得其乐。”

利奇夫妇也与狄更斯一家一起来到温特伯恩。起初，他们万事如意，其他人野餐、散步、登山、骑马、游泳，进行各种表演，想尽点子嬉闹；狄更斯则自己独自工作到深夜两点，日子过得很痛快。但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开始感到百无聊赖，并且昏昏欲睡，狄更斯也开始觉得往日旺盛的精力似乎弃他而去了，“生活没有目标、动力和意义，一天到晚尽想流泪”。早晨梳头时，他身体虚弱得必须坐下来梳。他读不进书，身体和精神正日益跨下去。喜好新奇的小说家觉得如果他在这里再呆上一年准会死去。这时利奇在游泳时被一排巨浪打翻，因脑充血而卧床难眠。狄更斯久久地守候在朋友的床边，看着卧床不起而又无法入睡的利奇，他意识到如果利奇不能入睡，就无法康复。在征得利奇夫人同意后，狄更斯开始对利奇施行催眠术，“在作了一番异常累人的努力之后，利奇睡了1小时35分钟”。他的病情神奇般地好转了，不久就完全康复。利奇一脱险，狄更斯就离开邦丘奇，前往布罗德斯特尔斯，海滨的凉爽空气又使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他又睡得香，走得远了。

11月初秋，狄更斯回到伦敦，他目睹了曼宁斯夫妇的公开处决。现场围观者的麻木、粗俗，刽子手的咒骂和醉态，以及整个场面的无比丑陋使他大为震惊。于是他给《泰晤士报》写了两封信，描述那种令人作呕的景象，强烈要求死刑秘密执行。狄更斯的信引起了一场关于这个题目的大论争，读者来信几乎将他淹没，但是狄更斯的抗议毕竟产生了一些效果，他终于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这种卑劣的表演被废止。11月下旬，狄更斯偕凯瑟琳去罗金翰城堡拜访沃森夫妇。在沃森家做客的还有一位狄更斯小说的崇拜者玛丽·博伊尔，她也是一位出色的票友，后来她多次参加狄更斯组织的业余演出。这次拜访的结果是狄更斯夫妇与玛丽·博伊



尔结成了终身朋友。

整个 1850 年,《大卫·科波菲尔》的写作占据了狄更斯大部分的时间,同时他还参与创办了一份新杂志并且和他的朋友们一有机会便搞业余演出。他那好动的脾气一冒头,还会不顾一切地到国外逛一圈,6月底他和麦克莱斯来到巴黎的温莎旅馆。狄更斯对巴黎的陈尸所似乎特别感兴趣,不知那些僵硬的尸体和阴森可怖的环境曾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灵感;被他硬拽来的麦克莱斯不仅对此毫无兴趣,而且感到无比恶心。回国后,狄更斯在布罗德斯太尔斯的福特旅馆度过了3个月。这时他的《大卫·科波菲尔》已接近尾声,狄更斯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人物命运上,而对身边的人和事不免有异样的感觉。他发现平时和蔼可亲的福斯说话的嗓门之大足有平时的两倍,搅得他心神不定。晚上偶尔玩玩纸牌,他的思想常常从牌桌上开小差溜走,有时朋友们看到他突然莫名其妙地站起身来,跑去扶正挂在墙上的画,或把一张椅子挪动一下。

由于《大卫·科波菲尔》取材于狄更斯本人早年的经历,所以他写作时思绪万千,往事犹如泉涌。他有时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那些与故事情节无关的往事摒弃。往事甚至常常闯入他的梦境,“我的梦常常是关于 20 年前的事情”,“我常常会把目前的处境与它们相混,而且弄得很乱,但我 20 年前的往事却清晰可见,我结婚 14 年了,有 9 个孩子,但我不记得有哪一次梦见我有这么多责任,或者被这些亲人包围着”。《大卫·科波菲尔》使狄更斯重温自己的过去,对往事的回忆和写作交织在一起。正值中年的狄更斯巧妙地潜入主人公大卫的身上,以主人公从童年到青年的视角重新审视旧事,感到无比的快乐。他在临终前不久为再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作序时倾吐了他的肺腑之言:“在所有我写的这些书之中,我最爱的是这一部。如果我说,我对于从我的想象中出生的子女,无一不爱;如果我说,绝没有别的人爱这一家子女能像我爱他们那样,那都不难使人相信。不过像许多偏爱的父母一样,在我内心深处,我有一个最宠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大卫·科波菲尔》是一个结构严谨的艺术整体。狄更斯以大卫的故事为中心,又穿插了不下 10 组故事,它们都既与中心故事相关,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大卫童年的篇章更以真切感人的儿童的心理视角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杰





作。遗腹子大卫·科波菲尔与年轻貌美、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母亲相依为命，靠着亡父留下的遗产，大卫幼年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又愉快。但是觊觎年轻寡妇财貌的商人枚得孙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枚得孙生性凶残、贪婪，他的虚情假意蒙住了久旷情怀的大卫母亲的眼睛。一次在教堂做完礼拜后，枚得孙执意要带大卫出去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饶有兴味地盘问大卫当天的经历。当大卫说起枚得孙先生的一个朋友在谈话中提起一位“漂亮的小寡妇”和“迷人精”时，母亲一边笑着，一边要他把当时的情景复述了一遍又一遍。狄更斯把叙述的视角安排在天真无邪的大卫身上，他并不知道他们讲的正是自己的母亲，可是一位年轻寡妇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憧憬却已跃然纸上。

大卫的母亲决定嫁给枚得孙，在他的授意下，她让女仆坡勾提将大卫带到她哥哥家暂住，等婚礼结束后再回来。坡勾提的哥哥是一位渔夫，住在亚茅斯海滨。他的家使大卫感到新鲜，房子是用一艘倒扣过来的废弃渔船改建的。坡勾提先生有着和他妹妹同样的比金子更可贵的心，尽管他是穷人，但他不仅收养了两个父亲都葬身鱼腹的孤儿、侄儿海姆和外甥女爱弥丽，还把朋友的遗孀接来照料。海姆十分憨厚，对大卫照顾得无微不至。爱弥丽聪明美丽，心地善良，她告诉大卫，看到舅舅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整天在大海上操劳，觉得非常心疼，但愿自己长大后能当上阔太太，好给舅舅买金壳大怀表，还要送给他一箱钱，让他安享晚年。3个儿童经常在海边玩耍嬉戏。大卫在亚茅斯度过了童年最后两周无忧无虑的生活。

从亚茅斯回来，大卫发现家里添了两个人，继父枚得孙和他的姐姐。枚得孙小姐来到家里替她弟弟主持家政，在大卫眼里，她带来的一只钢制钱包装在一只监狱似的手提包里，用一根粗链子挂在胳膊上，每当她关钱包时，就会听见咔嚓一声，像是狠狠地咬了一口。狄更斯用无生命的物件表现有生命的钱包主人的性格，真可谓神来之笔。大卫的母亲不仅大权旁落，甚至在她教大卫读书时也经常受到指责。大卫变得阴郁、呆滞，甚至违反心愿地和母亲也渐渐疏远起来。大卫的父亲留下的一些旧书成了滋润稚嫩而无限寂寞的心灵的精神养料，大卫看的书正是狄更斯那个年龄时在屋顶阁楼上找到的那些书：《堂·吉珂德》、《鲁滨孙漂流记》、《威克菲牧师外传》以及菲尔丁、斯摩莱特等人的代表作品。

枚得孙姐弟不能容忍母亲对大卫的爱，他们借口大卫没做好功课，毒打大卫。